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三俠五義
第九十三回 辭綠鴨漁獵同合伙 歸臥虎姊妹共談心

且說醜女子將眾卒打散，單單剩下了捆綁的艾虎在馬上馱著，又高闊，又得瞧。見那醜女子打這些人，猶如捕蝶捉蜂，輕巧至甚。看到痛快處，不由的高聲叫好喝采，扯開嗓子，哈哈大笑道：「打的好！打的妙！」正在快樂，忽聽五女子問道：「你是什麼人？」艾虎方住笑，說道：「俺叫艾虎，是被他們暗算拿住的。」醜女子道：「有個黑妖狐與北俠，你可認得麼？」艾虎道：「智化是我師傅，歐陽春是我義父。」醜女子道：「如此說來，是艾虎哥哥到了。」連忙上前解了繩縛。艾虎下馬，深深一揖，道：「請問姐姐貴姓？」醜女子道：「我名秋葵。沙龍是我義父。」艾虎道：「方才用彈弓打賊人的，那是何人？」秋葵道：「那就是我姐姐鳳仙，乃我義父的親女兒。」說話間，便招手道：「姐姐這裡來。」鳳仙在樹下見秋葵給艾虎解縛，心甚不樂，暗暗怪說：「妹子好不曉事，一個女兒家不當近於男子。這是什麼意思！」後來見秋葵招手，方慢慢過來道：「什麼事？」秋葵道：「艾虎哥哥到了。」鳳仙聽了艾虎二字，不由的將艾虎看了一眼，滿心歡喜，連忙向前萬福，艾虎還了一揖。忽聽半山一聲叱咤道：「好兩個無恥的丫頭，如何擅敢與男子見禮！」鳳仙秋葵抬頭一看，見山腰裡有三人，正是鐵面金剛沙龍，與兩個義弟，一名孟傑，一名焦赤。秋葵便高聲喚道：「爹爹與二位叔父這裡來，艾虎哥哥在此。」右邊的焦赤聽了道：「哎呀！艾虎姪兒到了。大哥快快下山呀。」說著話，他就「突、突、突、突」跑下山來，嚷道：「那個是艾虎姪兒？想煞俺也！」

你道焦赤為何說此言語？只因北俠與智公子丁二官人到了臥虎溝，敘話說到盜冠拿馬朝賢一節，其中多虧了艾虎，如何年少英勇，如何膽量過人，如何開封首告，親身試劍，五堂會審，救了忠臣義士，從此得了個小俠之名。說得個孟傑焦赤一壁聽著，一壁樂了個手舞足蹈。惟有焦赤性急，恨不得立刻要見艾虎。自那日起，心裡時刻在念。如今聽說到了，他如何等得，立時要會，先跑下出來，亂喊亂叫，說：「想煞俺也。」艾虎聽了也覺納悶，道：「此人是誰呢？我從來未見過，他想我作什麼？」

及至來到切近，焦赤扔了鋼叉，雙關子抱住艾虎，右瞧左看，左觀右瞧。艾虎不知為何，挺著身軀，紋絲兒不動。只聽焦赤哈哈大笑道：「好呀！果然不錯。這親事做定了。」說著話，沙龍孟傑俱備到了。焦赤便嚷道：「大哥，你看看相貌，好個人品，不要錯了主意。這門親事作定了。」沙龍忙攔道：「賢弟太莽撞了。此事也是亂嚷的麼？」

原來北俠與智公子聽見沙員外有個女兒名叫鳳仙，一身的武藝，更有絕技是金背彈弓，打出鐵丸百發百中；因此一個為義兒，一個為徒弟，轉托了二爺，在沙員外跟前求親。沙龍想了一想，既是黑妖狐的徒弟，又是北俠的義兒，大約此子不錯，也就有些願意了。彼時對丁二爺說道：「既承歐陽兄與智賢弟願結秦晉，劣兄無不允從。但我有個心願：秋葵乃劣兄受了托孤重任，認為義女。我疼他比鳳仙尤甚，一來憐他無父無母，孤苦伶仃，二來愛惜他兩膀有五六百斤的膂力——不過生的醜陋些。須將秋葵之事完結後，方能聘嫁鳳仙。求賢弟與他二人說明方好。」丁二爺就將此事，暗暗告訴了北俠智爺。二人聽了，深為器重沙龍，說：「你我做事，理應如此。」又道：「艾虎年紀尚小，再過幾年，也不為晚。」便滿口應承了。誰知後來孟傑二人聽見有求親之說，他倆便極力攔阻沙龍道：「有這樣好事，為何不早早的應允？」沙龍因他二人粗鹵，不便細說，隨意答道：「愚兄從來沒有見過艾虎，知他品貌如何，兒女大事，也有這樣就應得的麼？」孟傑二人無的可說，也就罷了。故此今日，焦赤見了艾虎，先端詳了品貌，他就嚷「這親事做定了」。他只顧如此說，旁邊把個鳳仙羞的滿面通紅，背轉身去了。

秋葵方對艾虎道：「這是我爹爹。這是孟叔父與焦叔父。」艾虎一一見了。沙龍見艾虎年少年英雄，滿心歡喜，便問道：「賢姪為何來到此處？」艾虎一一說了，又道：「他等又派人仍去搶親，小姪還得回去搭救張老者的女兒。」焦赤聽了，舒出大指，道：「好的！正當如此。待俺同你走走。」從那邊收起鋼叉。沙龍見艾虎赤著雙手，便把自己的齊眉棍遞與小爺。他二人邁開大步，轉身迎來。

方到山環，只見搶牡丹的嘍囉抬定一個四方的東西，周圍裹著布單，上面蓋著一塊似紅非紅的袱子，（敢則是個沒有頂兒的轎子！）裡面隱隱有哭泣之聲。艾虎見了，輪開大棍，吼了一聲，一路好打。焦赤托定鋼叉，左右一晃，又環亂響。嘍囉等那裡還有魂咧，趕著放下轎子，四散的逃命去了。

艾虎過來扯去紅袱一看，原來是張桌子，腿兒朝上。再細看時，見裡面綁著個女子，已然嚇的人事不省，呼之不應。正在為難，只見山口外哭進一個婆子來，口中嚷道：「天殺的呀！好好的還我女兒。如若不然，我也不活著了。我這老命合你們拚了吧。」正是李氏。艾虎喚道：「媽媽不要啼哭。我已將你女兒截下了。」又見張立從那邊裡踉蹌來了。彼此見了，好生歡喜。此時李氏將牡丹的繩綁鬆了，甦醒過來。恰好沙龍父女與孟傑不放心，大家迎了上來，見將女子截下，嘍囉逃脫。艾虎又帶了張立，見過沙龍，李氏帶了牡丹，見過鳳仙秋葵，彼此傾心愛慕。鳳仙道：「姐姐何不隨我們上臥虎溝呢？大料山賊決不死心。倘若再來，怎生是好？」牡丹聽了，甚是害怕。秋葵心直口快，轉身去見沙龍，將此事說了。沙龍道：「我也正為此事躊躇。」便問張立道：「聞得綠鴨灘有漁戶三家，約有多少人口？」張立道：「算來男婦老幼不足五六口。」沙龍道：「既是如此，老丈你急急回去告訴眾人，陳說利害，叫他們急急收拾，俱各上臥虎溝便了。」艾虎道：「小姪同張老丈回去。我還有個包袱要緊。」孟傑道：「俺也隨了去。」焦赤也要去，被沙龍攔住道：「賢弟隨我回莊，且商議安置眾人之處。」便向秋葵道：「這母女二人就交給你姐兒兩個。我們先回莊去了。」

誰知牡丹受了驚恐，又綁了一繩，如何轉動得來。秋葵道：「無妨。我背著姐姐。」鳳仙道：「妹子如何背的了這麼遠呢？」秋葵道：「姐姐忘了，前面樹上還拴著馱姐夫的馬呢。」說罷，嘍囉的一聲笑了。鳳仙臉一紅，一聲兒也不言語了。秋葵背起牡丹去了。走不多時，見那馬仍拴在那裡。秋葵放下牡丹。牡丹卻不會騎馬。鳳仙過去將馬拉過來，認鏡乘上，走了幾步，卻無毛病，說道：「姐姐只管騎上，我在旁邊照拂著，包管無事。」還是秋葵將牡丹抱上馬去。鳳仙攏住嚼環，慢慢步行，牡丹心甚不安。只聽秋葵道：「媽媽走不動，我背你幾步兒。」李氏笑道：「婆子何敢當？告訴姑娘說：我那一天不走一二里路呢，全是方才這些天殺的亂搶混奪，我又是急又是氣，所以跑的兩條腿軟了。走了幾步兒，溜開了就好了。姑娘放心，我是走的動的。」一路上說著話兒，竟奔臥虎溝而來。

你道臥虎溝的沙龍，為何不怕黑狼山的藍驍呢？其中有個緣故。臥虎溝內原是□一家獵戶，算來就是沙龍的年長，武藝超群，為人正直，因此這□家皆聽他的調度。自藍驍佔據了黑狼山，他便將眾獵戶叫來，傳授武藝，以防不測。後來又交結了孟傑、焦赤，更有了幫手。暗暗打聽，知道綠鴨灘眾漁戶已然輪流上山，供給魚蝦。「焉知那賊不來合我們要野獸呢？俺臥虎溝既有沙龍，斷斷不準此例，眾位入山，大家留神。倘有信息，自有俺應候他，你等不要驚慌。」眾人遵命，誰也不肯獻獸於山賊。

不料藍驍那裡，已知臥虎溝有個鐵面金剛沙龍。他卻親身來到臥虎溝，明是索取常例，暗裡要會會沙龍。及至見面，藍驍責備為何不上山納獸。沙龍破口大罵，所有□一家獵戶俱是他一人承當。藍驍聽了大怒，彼此翻臉，動起手來。一個步下，一個馬上，走了幾合，只聽「咕啞」一聲，沙龍一刀砍在藍驍的馬鐙之上。沙龍道：「俺手下留情，山賊你要明白。」藍驍回馬，一執手道：「沙員外，你的本領藍驍曉得了。」說畢，竟自回山去了。暗暗寫信與襄陽王，說沙龍本領高強，將來可做先鋒。他有意要結交沙龍，所有獵戶入山，一提臥虎溝三字，唆羅再也不敢惹，因此沙龍英名遠振。如今又把綠鴨灘□三家漁戶也歸臥虎溝來，從此黑狼山交魚蝦的例也就免了。

再說沙龍同焦赤先到莊中，將西院數間房屋騰出安頓男子，又將裡間跨所安頓婦女，俱是暫且存身。即日鳩工，隨莊修蓋房屋。等告成時，再按各家分住。不多時，牡丹母女與鳳仙姐妹一同來到，聽說在裡間跨所安頓婦女，姐兒兩個大喜。秋葵道：「這等住法很好，咱們可熱鬧了。」鳳仙道：「就是將來房屋蓋成，別人俱各挪出，使得；惟獨張家的姐姐不許搬出去，就同張老伯仍

住跨所，一來他是個年老之人，二來咱們姊妹也不寂寞。你說好不好？」牡丹道：「只是攪擾府上，心甚不安。」鳳仙道：「姐姐以後千萬不要說這些客套話，只求姐姐諸事包涵就完了。」秋葵聽了，一扭頭道：「瞧你們這個俗氣法，叫我聽著怪牙疼的。——走吧，咱們先見見爹爹去。」說著話，俱各來到廳上，見了沙龍。沙龍正然吩咐殺豬宰羊，預備飯食。只見他姐妹前來，後邊跟定李氏牡丹，上前從新見禮。沙龍還揖不迭。仔細瞧了牡丹，舉止安詳，禮數週到，而且與鳳仙比起來，尤覺秀美，心中暗忖道：「看此女氣度體態，決非漁家女子，必是大家的小姐。」笑盈盈說道：「姪女到此，千萬莫要見外。如有應用的，只管合小女說聲，千萬不必拘束。」秋葵將房屋蓋好，不許張家姐姐搬出去的話也說了。沙龍一一應允。李氏也上前致謝。鳳仙方將他母女領到後邊去了。原來沙員外並無妻室，就只鳳仙姐妹同居。如今同定牡丹，且不到跨所，就在正室閒談敘話。

未知後文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